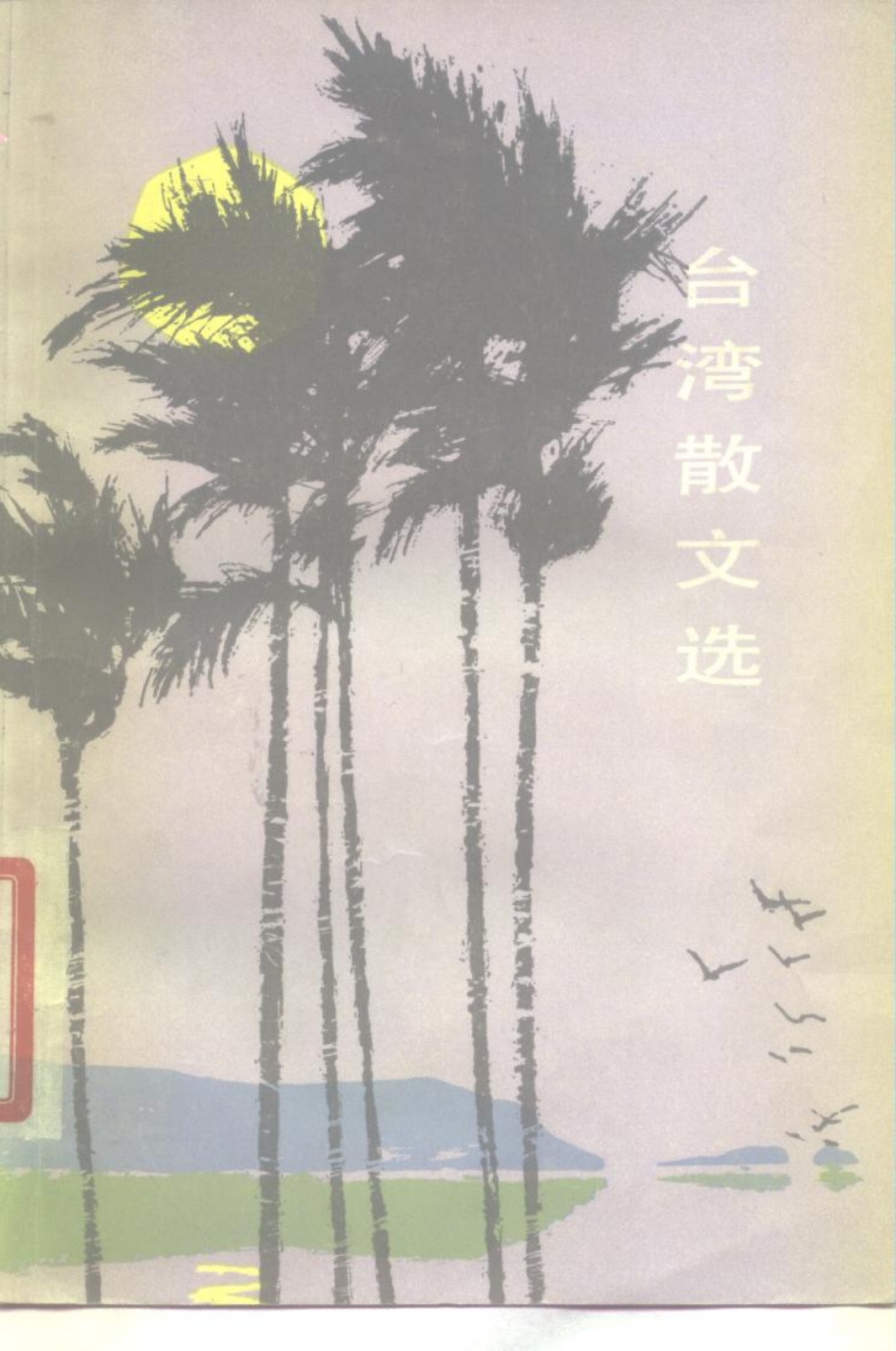


台湾散文选





台湾散文选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七九年·北京

封面设计：柳成荫

台湾散文选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 132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7 插页 2

1979年12月北京第1版 1979年12月湖北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,001—50,000

书号 10019·2881

定价 0.43 元

目 录

故园情	林文煌 (1)
秋 雨	邓荣坤 (8)
榕 树	呼 啸 (10)
玲珑望秋月	大 荒 (15)
怀念母亲	大 荒 (19)
荷花·荷花	雪 韵 (23)
诗境·画境·心境	可 风 (29)
海 祭	林雪痕 (36)
我是中国人	赵淑敏 (41)
冬 街	许达然 (47)
水 牛	杨 逵 (52)
才八十五岁的女人	杨 逵 (59)
旱	钟理和 (70)
一缕香语	杨青矗 (74)
开拓者	杨素娟 (77)
上 山	杨素娟 (82)
乡居闲情	钟梅音 (86)
山间小记	张腾蛟 (89)

山的回响.....	陈重山 (95)
拾得满林醉梦	苏鸿杰 (103)
绿野的呼唤	苏鸿杰 (116)
雾里的奇遇	苏鸿杰 (122)
攀登秀姑峦山	应绍舜 (128)
皮筏冲浪庆生还	陈正威 (135)
夜宿三貂瀑布	楚 人 (140)
寻秋记	伍稼青 (148)
马来展印.....	伍稼青 (156)
静静的鸬鹚潭	伍稼青 (163)
阳明春色.....	施翠峰 (169)
跟我来访恒春	王 拓 (174)
名园漫步.....	施翠峰 (202)
抚今追昔游古都	施翠峰 (211)
编 后	(220)

故 园 情

林 文 煌

乡 愁

刚离开故乡的头几年，乡愁是绵长的；象道路，走到那里，便伸展到那里。

之后，在异地成了家，妻儿的脸庞和声音是我的新欢，渐渐就要割断我对故乡的怀念。

可是，我又慢慢发觉，乡愁是割不断的；故乡不可能象远离视界般地远离心境。记忆是乡愁的种子，寂寞的时候，乡愁便会在心田里萌芽。

有两种声音，象短笛吹奏出来的家乡的歌谣，经常在睡梦中惊起我许许多多的乡愁。一种是半夜里此起彼落，啼叫不停的鸡声。当月光掀开雄鸡的眼皮，远远近近的雄鸡都错觉是天明，便屋前屋后，忽在咫尺，忽在远处，总是那么长长、长长，一声紧接着一声地叫得令人思绪纷至沓来。另外一种声音是深夜从屋前经过，渐行渐远的辘辘车声。那种喧嚣的车声急速而尖锐，响过一阵后便辗碎游子脆弱的心灵；而大多数的夜晚，路过的车子不会只是一两辆的啊！

月是乡缘的一部分，当李白“举头望明月”，家乡的一情一景便都呈现在他的眼前。我了解，当幻觉泉涌，空间变幻，李白已经回到自己的家乡。同样的，半夜里柔和的月光常带给我一份家乡曾经给我的爱，也带给我一份沉甸甸的乡怀。

平日，村子里那个停车的招呼牌下，总是寂寥的，大部份的时候，一个候车的人也没有。从那里走过，孤单单自己一个人，细碎的脚步声在静谧的空间散播开来，有些单调。但那种感觉依旧是美好的；至少，我不会觉得空虚。因为，都是有一些事等着我去完成的时候，我才从那里经过。正有些事可做，那实在是我最充实的时刻。可是有时候很碰巧——我实在不愿碰上那样的时刻——刚好是有些什么节日前后，象拜拜、打醮、庆典等等，我从那里走过。那时招呼牌下挤满了候车的人，人声鼎沸，热闹得有些吵杂。照道理，我应感染一点那种热闹兴奋的欢喜气氛，而总在那个时候，突然间有一股凄凉或感伤很快地涌入我的心田，象要一下子淹得我窒息，整个人觉得十分懊恼。我羡慕那些准备回故乡或者已经回过故乡的人。

呵！妻儿或者所谓的第二故乡是无法取代我那童年的故乡的。

归 途

当火车开向北方，乡关在铁道的另一端——远远的一

端，用一种被我日夜思念的急切速度迎奔而来。

在57A 车班的车厢中，若渴的乡思在海线的每一个车站停下来时就奔腾着，愈接近故乡，愈奔腾成情切的归心。

一个游子望着车窗外面的眼神是一种什么样的眼神？车窗外虽然有一片又一片美丽的风景互相追逐着，却引不起我欣赏的情怀。愈来愈近的乡土，一张张熟稔的亲邻的脸孔，一条条年少时闲逛的街道，以及一幢幢画片一样美好印象的古朴房舍，象银幕上跳接的场景，剪贴着游子所有缱绻的乡情。

指节上的香烟一支一支地燃烧着我寂寞的旅程，西边一排又一排的防风林上空也燃烧着璀璨的霞红，燃烧着一只又一只归鸟的黄昏。

今晚，将是一个温柔的夜晚，我要幸运地投宿在故乡那象摇篮一般令人爱恋的怀抱里。

老家

经常吹着咸咸的海风的那个小镇，便是我可爱的故乡。而我可爱的老家实在象极一把盐，入眼便是很咸很咸的感受，只要淡淡的一丝情就能感觉出来是我可爱的老家。

离乡背井的担子永远是沉重的，只有回到一块块古色红瓦覆盖里的老家才能喘一口气，把异域的重荷象撕下一天的日历，丢向过去的岁月；象忘掉旅途上一片不吸引人的

风景，忘掉乡愁。

家园的温暖总被游子憧憬着。四个季节的长相思，撒播在他乡炊烟消散后的每个夜晚；一个夜晚又一个夜晚，老家总是鞋尖的方向，也总是被一再盼望的那一份温暖。

也许有些作客异地的旅人没有乡愁，他忘却家乡的水，忘却家乡的人，家乡完全自他的心中隐退。这样的旅人，他的生命里还有爱吗？他的鼻子里可以闻到花开的芬芳吗？他的耳朵里可以听到鸟叫的声音吗？

呵！我要急切地穿过一道屋檐，穿过一道门槛，穿通浓浓的乡愁，奔入笑脸那样的诱惑的老家。

晨 苏

睁眼醒来的一刹那，我即警觉一个美好的夜晚已经悄悄离去，留下几许的眷恋，也留下几许的惆怅。

不过，当离开被窝，离开床铺，轻轻推开一隙窗扉，见这个早晨被鸟声叫得微亮，我又充满愉快。屋外那群鸟儿叫着叫着，虽然只是细碎的啁啾，却美得象琴键上滑出的声音。故乡的早晨就是有这样叫人喜爱的情趣。

屋前微微弯曲的那条街道，飘浮着稀疏的晨雾。街景微现朦胧，象羞涩的村女用薄袖微遮一张秀脸。街道角落的那端，一家冰果室的招牌兀自默默，使我猝然忆起静默纯挚的少年时期有一些不更事的经验，不知道冰果室里那个美目盼兮，巧笑倩兮的女孩子是否已嫁作他人妇？

太阳腾出山头后，早晨已在细碎走动的脚步声里大亮了。上路的上路，干活的干活，大家都是忙碌地生活着。而这个早晨，我却静默地沉思着；这个早晨是一面小小的方窗，堆叠着许多少年时候的风情。

另一个早晨再醒过来的时候，也许我又已经置身异乡，已经离开庇荫着我的少年的红瓦屋宇，而在远方一个满眼绿色蕉园的山镇。那样的早晨将会是怎样的一种风情和感受呢？

童 歌

我爱这临海的故乡，故乡播植着一首民谣，一首来自海湄的民谣。海，有一副低沉的嗓子，不停地唱着；从我曾曾祖父更早以前便唱着，唱到我孩提时候，唱到我长成临风玉树。

海水不停地舞着，婆娑复婆娑，那在山岬和礁岩边缘身着雪白舞衣的浪花仙子闯进我的记忆里。

我看到一群小孩，象戏海的孩提的我。他们在水边玩了一阵，然后赤着小脚，沿着一条小路，向远处一个弧形的山崖走去。那群小孩在山麓下一个窳陋的小渔村游玩，虽然渔村的房屋都是木造的，并且低矮而破旧，但那份静寂的美更衬托出小孩子们小小的动人的身影。

那群小孩子在渔村低矮的房屋附近奔跑，他们的身影在屋前稀疏的林木间忽隐忽现。也许他们在玩着一种什么

样的游戏——童年时代我也曾经玩过的。

涛声一阵一阵地传过来；海水拍击岩岸的声响零碎而雄壮，断续而有规律，哗啦哗啦地就闯入我恍惚的思绪里。啊！这海边的一切，多么象一首熟悉的童歌在我心湖荡漾啊。

离 情

月台上女子们缤纷多彩的服饰，象争艳斗丽的三月烟花那样吸引人，然而我依旧伤怀故乡就要随着南行的火车，自眼前慢慢退去、退去；退到远远一角蓝空的底下，失去踪影。

昨晚，家人围住餐桌，幸福仿佛阳光从拉开的百叶窗涌进来那么多。“杯底不好饲金鱼”的歌声醇得象殷殷色浓的五加皮酒，我爱极这情感的丰收夜。家人为团聚的日子高歌和赞美；迎接父母兄弟举杯的祝福，永远乐观奋斗地迎接未来的每一个日子。我的勇气和智慧都来自故乡的家人的祝福，那样重要而美好的夜晚，已收藏进一个又一个醺醺的美梦里。

此时，近海的风轻薄着月台上女子们的长发和衣袂，象吹卷空中残云，掀翻海边碎浪。碎态的别语四处飘散着；尖锐的风在耳畔，凄凄恻恻地催人远行。

铁道静默地躺在月台边，冷冷地向远处延伸；延伸到那里，乡愁也要跟到那里。火车进站了，月台上的人潮涌进方

方窄窄的车门内，挤成离愁最大的密度。亲人最后的关怀和眼神是最细致的语言，总给人许许多多感伤的联想。

汽笛响起，火车开动，一节一节地把送行的人和故乡的景色抛在后头。故乡的一切又要令我深深缅怀了。

（发表于一九七八年六月）

秋 雨

邓 荣 坤

灰濛濛的天空，飘洒着细柔柔的雨，叩醒了九月季节里那一株寒意，于是寒蝉不再哭泣；尤加利、木麻黄皆缀上了晶莹的雨珠，祭悼它的衰老。

秋，踩满径的落叶而来，也带来濛濛雨。

苍穹的雨，一丝一丝地飘着，象满天飞舞的细沙；为大地绿物，带来一份希望，滋润在叶梢，也为河塘的水鸭，带来一股愉悦的情趣，觅寻着秋的奥秘。

走在街道上，蓑状的伞，一支一支地撑起，似荷叶撑起圆滑的雨珠那般的安逸。灰濛濛的天际，望不远的景物，被盈耳的雨声，呼唤成朦胧的画。

走在雨中，雨珠在伞上滑动、滴下。何时雨止？秋风并未捎来消息。

秋雨挥洒着第三季的寒意，阵阵的风，失足在木麻黄树梢哭泣。

绿茵褪色，夏日的玫瑰凋残，满径的落叶，不安地在秋风中徜徉，大自然的回响，奏起一支支秋的悲歌。

残荷在灰濛濛的苍穹下，聆听雨的心语。秋风嚣张地

吹皱一池秋水，一股寒意卷袭心头。

秋风秋雨，是一支冷清清的旋律，是一支变了调的夏之歌。

让细雨飘在脸上，我走向海的怀抱。

阵阵秋风，吻落了世俗尘埃；阵阵秋雨，涤荡了一颗浮躁的心，带着洗礼后的喜悦，叩访雨中的海。

跫音在木麻黄林的小路上响起，细柔柔的沙，烙印着我赤裸裸的脚印，我的血管流窜着秋的声音，耳膜挤满了秋的脉搏隐隐跃动。

秋风吹起了木麻黄上的雨珠，纷纷地打在身上，湿透衣襟，一股凉意便悄悄爬上心头。

走在小路上，海的呼吸在遥远处可以清楚的听到。

雨中的海，濛濛的一片，似缀满晨雾般的令人感到朦胧。汹涌的波涛，雪白的浪花，以及在雨中急于找栖息之所的野鸽，为我眸子凭添一抹淡淡的秋愁。

秋，是一个缀着西风的季节。

仙人掌在庭院中耸立，雨珠打在它的身上，不留下一点痕迹，便滚落泥土中；而那吐着丝丝红蕊的小花，却在风雨中挣扎着生命的延续。

秋风秋雨，带来的是生存的考验。如今窗外仍飘着潇潇细雨，不知家乡那棵年轻的向日葵，是否仍然无恙。

惦记着。深深的惦记着。

（发表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）

榕 树

呼 啸

我屋前有一株大榕树。

从小，我就默默地爱上它。

那株大榕树，它粗大的树干，要五六个人手牵着手，才能围抱得拢。那株大榕树，树根已朽腐了一个大洞，洞里长着一朵一朵圆圆白白的树菇，我们可以爬进洞里去采它。

我们一群无知的孩子，经常，总是爬在它枝干上，或是树荫底下，捉迷藏，做游戏，它象我们的保姆，又象我们的伙伴。我们童年的时光，都在它的足下，就那样悄悄地溜过了。

如果，要问它现在多大年纪，它总是摇摇头，笑笑脸，默默地不答。但是，它睁着眼，看我们从小慢慢地长大，从青年又慢慢地衰老，而至于死亡；它眼看着那家兴起，又眼看着那家衰落。它四季披着绿色的衣裳，永远是那么年青。它似伸出巨大的手，抚摸着我们的头，默然无语的说：孩子，这是我的秘密，你们不要问我这些吧！的确，我们的心中，永远是个谜。

那株大榕树，它象伟大的歌手。

早晨，我睁开眼，揉揉惺忪的睡眠，就听到树上的鸟儿吱吱喳喳地在歌唱。那吱吱喳喳的声音，仔细地去欣赏，它的声音有抑扬，有顿挫，有音韵，有节奏，象一首伟大的交响乐。

晌午的时分，也许是鸟儿小睡的时候，那歌唱的声音停止了，只有偶尔听到，零零落落的，乌鸦或是喜鹊，传来一阵呱呱……呱呱……地叫。不过，不管是乌鸦和喜鹊，它在树上只是停留片刻，它们象邮差，马不停蹄的，又飞到别的地方去，为人们报送吉凶的消息。

黄昏，那株大榕树就成了麻雀的世界。在树梢上清一色是麻雀啁啾声。似乎，麻雀缺乏音乐的天才，总是唱着没有韵律，没有节奏的歌声。麻雀的声音慢慢地消失了，这时夜色也慢慢地深沉了。

夜晚，乡村的山野，沉寂得寥无声息，但是，那株大榕树却仍然在奏着夜曲。每当夜阑的时候，我躺在床上或是梦中醒来，经常听到猫头鹰在那株大榕树上，咕……咕咕，咕……咕咕地叫，那声音多么单调的，阴森的，凄凉的，听着使人畏怯！

在我们乡村，对于猫头鹰有着传说和禁忌，当它不停地咕……咕咕，咕……咕咕叫着时，都认为那是一种死亡的呼唤。所以，要是那家有人病危的时候，人们就气用冲天炮把猫头鹰赶走。

盛夏的季节，那株大榕树，象把天然的太阳伞。

夏天，在农村，吃过午饭之后，有一段很长的休息时间，这时老老少少，男男女女，他们都搬着长凳子，或是草席，到树荫底下，乘凉，午睡，聊天。长一辈的人，光着臂膀，抽着水烟斗，总是那样闲情逸致的心情，不慌不忙地，讲着一遍又一遍，许多希奇古怪，以及我们不懂的故事。

有时，我在树荫底下，躺在席子上，一觉醒来，凝望树梢，倾斜的太阳，照着绿色的树叶，阳光从树叶间筛落，微风摇动着树梢，树叶上映射着无数闪烁的金箭。我们在那株大榕树底下，也做过无数金色的梦。

我们一群无知的孩子，常常在这时爬到树梢，找鸟窝，捉小鸟，取鸟蛋，被大人看见了，不免挨上一顿骂。

夏天，蝉象个独唱家，因为它有那样美丽的歌喉，而引起我们对它的残害。我们拿把菜刀，在那株大榕树的树根上，砍上几刀，树根里马上流出乳白色的胶水来，那黏黏的胶液，我们把它粘在细长的竹子上，然后绑在竹竿头，由是，我们三五成群地，到处捕蝉去。

到了六七月的时间，不知从那里飞来无数的鹭鸶鸟，在那株大榕树上营巢，那株大榕树上也就成了它们旅途休息站。因为它们的来临，树上忽然比平常更热闹起来，枝桠上密密麻麻的，结成无数的窝，从此整天地，咕咕呱呱，咕咕呱呱叫个不停，象着男女混声大合唱。那鹭鸶鸟，长长的嘴，长长的颈，长长的腿，穿着一身白袍衫，使一群孩子对它起了贪婪。台风起，也正是我们“收获”的季节，那些小鹭鸶